

● 树 菜

30年代初的上海，在法租界巨籁达路有一座显赫一时的赌巢——世界总会。这里鱼龙混杂，既有青帮与洪门的明争暗斗，也有日本间谍与抗日志士的刀光剑影，还有一段忘却生死的纯情之恋……



赌巢

之心

Duchao Zhi Lian

海上旧梦小说系列

HAISHANG
JIUMENG
XIAOSHUO



版公司

赌巢之恋

海上旧梦小说系列

HAISHANG

JIUMENG

XIAOSHUO

XILIE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赌巢之恋/ 树葵著.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0. 1
(海上旧梦小说系列)

ISBN 7-5442-1482-6

I. 赌… II. 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 第 69994 号

DU CHAO ZHI LIAN

赌巢之恋 · 海上旧梦小说系列

作 者 树 葵

责任编辑 张 桐

装帧设计 范峤青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5350227

社 址 海口市机场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太仓市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6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10000 册

书 号 ISBN7-5442-1482-6/I · 286

定 价 14.8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树菜，原名孙树菜。上海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姑苏春》、《活着和死去的人们》和《海上旧梦小说系列》等三十多部长篇小说，以及百余篇中、短篇小说。多部作品被改编摄制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



楔 子

“砰”的一声，房门被猛力撞开。

两条汉子拖拽着一个失去知觉的人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另外两个彪形大汉，手中都拿着包上牛皮的短铁棒。

屋里原有六七个人正围着桌子在赌牌九，见到后一齐拥过来七嘴八舌地嚷着：“嘿，到底抓住了！”“是在哪里找到的？”……

一个拿铁棒的汉子抹了把汗说：“丢他老母！躲到了筷子基靠海边的一间棚屋里，教大佬们好找，抓他的时候还敢给老子们动手，把阿陈和阿兴都打伤了，后来还是发仔照头给了一棒才把他摆平的。”

说话之间，几个人已经把那被打昏的人绑到了一张破旧而硕大的椅子上，把他的两只臂肘捆在椅子扶手上，然后往他脸上泼了两碗凉水，这人才慢悠悠地苏醒过来。

这是个后生仔，满脸血污的脸上还流露出点稚气，睁着双惊恐中带着点愤恨的眼睛望着面前这些人。

一个敞开衣襟，露出胸前那片蟠龙纹身的精壮汉子走到屋角边，从堆在那里的一堆器械中检出把切瓜刀，用拇指试了下刃锋，走回来狞笑着说：“借了这里的贵利，追不到数是要追命的。你烂了我们的账，还打了我们的手足，拿一只

手来顶账还是便宜了你！说吧，留左手还是留右手？”

那后生仔没有作声，只是用绝望中满含着愤怒的目光瞪视着对方。这样就更激怒了那个拿刀的人，从牙缝中迸出来似的说道：“好！那你就拿右手顶账吧！”说罢，两手握刀举过了头顶……

那后生仔咬紧牙关，闭上眼睛……

房门又被推开，这回进来的是个气宇轩昂的中年人，身后跟着两名马仔。屋里那些人见了他，都一齐恭谨地唤着“老板”或是“南叔”，那个高举着刀正要往下砍的人也停止了动作。

那中年人朝那被绑在椅中的后生仔瞟了一眼，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那个拿刀的人说道：“禀告南叔，这小子玩输了钱，借了两百多元贵利，以后就溜掉躲了起来，弟兄们找到了他，他非但不肯乖乖地跟着来，还打伤了两个弟兄，这才把他抓来废掉他一只手，让他瞧点厉害。”

“打伤了两个人！”中年人回头看着拖拽那后生进来的一个人问道：“那他是会功夫啰

“是，是像会一点拳脚。”被问的那人回答。

“绑到这上面求过饶吗？”中年人指了指椅子问道。

“就是死不开口。”拿刀的人似乎有些气愤，“说要卸他只手也不说话。”

中年人作了个手势教众人让开，走到那后生仔面前朝他打量着。此刻，那后生仔脸上愤恨的表情已经消失了，只是现出副听天由命的神情。

“多大啦？”中年人开口问道。后生没有回答，旁边有人喝道：“南叔在问你话，你为什么不回答！”

“十九。”又过了好几秒钟，那后生才回答。

“家里没人给你还这笔钱吗？”

这回的回答却较爽快：“我没家，在这里就只我一个人。”

中年人微微摇了摇头，现出点怜悯的表情，沉默了一分钟，摆了摆手吩咐道：“松开吧！”

众人赶紧把捆绑的绳子解开。那后生转动着被绑得发麻的臂膊，满脸惶惑之色地望着面前这中年人。

“你叫什么名字？”中年人问道。

“梁……梁康。”

“好。”中年人点了点头，“我就是胡南，以后你就在我手下做事。”



梁康把那辆凯旋牌摩托车停在南湾道边那幢西班牙庄园式宅邸门前，下车按响门铃。

一个后生穿过花园出来开了铁栅门，他是胡南家的保镖，客气地向梁康招呼：“康哥来啦！”

梁康答应了声，把摩托车开到屋前停下，回答过站在门前的另一个保镖的招呼，便进门穿过那条迤长的走廊，走到书房门前，抬手轻叩了两下。

“进来！”正坐在书桌后面看信的胡南应了声，见梁康推门走进来，便指着对面一张椅子说，“坐吧。”

梁康坐下后问道：“南叔找我有件事吗？”

胡南放开手中的信，看着梁康说：“去年我和上海金华堂那帮人商量过的事情你是知道的？”

“是的，我听说过。”梁康点着头说。

“上月初顾文轩又到广州来和我见了趟面，又详细商量了下这件事情。我仔细考虑过了，觉得照上海现在这局面，开出这么一家总会来是大有利可图的，所以便决定和他们合作，谈妥的条件是房子和装修由他们负责，总会里的各种新式设备由我们出面向法国和瑞士订购之后运到那里去，其余的投资我们占三成，他们七成，以后的利润也按照这比例分成。就照这样的办法，我已经在广州和顾文轩签订了

合同。”

梁康静静地听着，不太明白为什么老板要把这些情况告诉自己，因为自己在他手下只是个普通的赌场管理人员，并不是参与决策的高层部下。胡南欠身从银制的雪茄烟盒中取出支“亨白”雪茄，点上火，吸了一口，继续说下去：“既然投下这些股本，还有那些外国货的新式玩意儿，那我们这里就必须派人去参与这总会的管理，否则是不行的。”

“那是当然。”梁康点着头附和道。

胡南又喷吐出口烟雾说：“本来我是想派允中到那里去的，可新马路上的那家娱乐场刚开张，需要他在那里照料，所以我决定派你代表我到上海去参加这家总会的管理工作。”

听到这话，梁康有些受宠若惊，睁大眼睛说：“我……我怎么行呢！”

“你跟了我快六年了，这些年来，一直很可靠，办事也很干练，台面上和台底下的那些事情也挺熟悉了。这回我决定把这担子交给你，当然也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梁康沉默了片刻，抬起头说：“既然南叔这样相信我，那我绝不会辜负你的信任……”他顿住了片刻，又啜嚅着说：“就只是……”

“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嘛！”胡南和颜悦色地说。

“上海那边不一向都是青帮的地盘吗！现在我们和金华堂要去插进只脚，他们会答应吗？以后要闹起来，我们这边是势寡力薄，又是人生地疏，那该怎么办？”

“你考虑得挺周到。”胡南微笑着说，“那些都是金华堂

的事,他们要想在那里打开个局面,租界方面和其他官面上的人都得由他们去联络好,要是发生什么打打杀杀的事情,也得由他们去对付。你到那里所要做的只是一起来管好那家总会,尽快拿回我们的投资和应得的利润。”



二

上海十六铺客轮码头上。一部 1932 年型的墨绿色福特牌轿车响着长声喇叭开过来，后面跟着辆同一年型的黑色凯迪拉克牌豪华轿车。

两部汽车依次停在码头的大门口，在门前值勤的两名安南巡捕见到这副阵势，知道来的必不是等闲人物，便赶紧挥动警棍驱赶着门前那些提篮携筐的小贩和衣衫平常的旅客。

两部汽车中钻出四五条汉子，簇拥着一个中等身材，穿蓝缎夹袍的中年人朝大门里走去。走在末尾的一个人掏出了四块大洋递给身旁那安南巡捕作为赏钱。

这伙人昂然直入地走过剪票口，登上码头，走在头里的一个人拦住个穿黑制服的码头稽查问道：“从澳门开来的轮船停在哪里？到了没有？”

稽查回手指了说：“在三号码头，正在下客。”

这伙人一齐向三号码头前拥去，那里停靠着艘中型海轮，旅客们正在陆续下船。那中年人指了指正走在舷梯上的梁康，一个跟随他来的人便走过去，迎着走下舷梯的梁康鞠了个躬说：“是澳门来的梁先生吗？我们的顾四爷接你来了！”

“啊，啊，那真是不敢当，不敢当。”梁康说着跟随那人走

到来迎接的那群人面前。去年，这位洪门金华堂的香主顾文轩到澳门来同胡南商谈合作兴办“娱乐场”的时候，梁康也曾见过他几面，因此也算是熟人了，两人拉手寒暄着，梁康又说了番“不敢当”、“不好意思”等客套话，两人便由顾文轩的徒弟和保镖们簇拥着向码头外面走去。

两人坐进了凯迪拉克的后厢，仍旧由那辆福特车开道朝北驶去。毕竟不愧是名牌高级轿车，行驶在那种凹凸的石块路上也并无震动的感觉。顾文轩问道：“梁先生是头一回来上海吗？”

“是头一回。”梁康回答道，“顾先生这称呼太客气了，我是个后辈，你以后就叫我阿康好了。”

“这个……有点过于托大了。”顾文轩笑了笑，略顿了下又说道。“好，既然以后一直要共事，称呼得亲热点也好，那我以后就不客气叫你阿康了。”

“好，那我就叫你四爷。”梁康望着车窗外面的街道和房屋说道，“这一带倒挺像我们澳门的黑沙环、筷子基那一带嘛。”

“你看到的这些地方都是中国地界，又叫南市。”顾文轩说道，“再往前进了法租界，马路就会宽起来，洋房也多了。”

梁康问道：“那么总会的地点是在法租界上？”

“是的。”顾文轩回答道，“在巨籁达路上，是在法租界的中段，离英租界很近，那里周围都是高等住宅区。”

梁康说道：“南叔要我告诉顾先生……告诉四爷，前两天他已经接到从法国发来的电报，那些机器已经从马赛装船起运，大约再过半个来月就能到上海了。”

“好极了。”顾文轩高兴地说，“我们这里准备得也差不多了，巡捕房发的照会也办好了，就等你到了上海，招聘的事儿就可以开始了。”

梁康有些困惑地问道：“对不起，四爷，你说的招聘是指什么哟？”

“女招待嘛。”顾文轩似乎对梁康的发问有些惊讶，“要开这么家总会，不招上一批年轻漂亮女招待怎么行呢！”



三

陈水娟听到那扇石库门被“嘎嘎”地推开，便从缝纫机上抬起头来，隔着窗往天井里望去。

进来的是她在初中时的同学王爱珍，她一见陈水娟便问道：“你婶娘呢？在家吗？”

“到绣庄送活去了。”陈水娟问道：“你这时候怎么会来的？”

“特地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爱珍说着扬了扬手里拿着的一份报纸。

陈水娟说道：“进来说吧，这样隔着窗讲话像什么样子。”

王爱珍从通向客堂间的那扇门走进陈水娟住的那间前厢房，把报纸递给她：“你看吧，在这里！”

陈水娟接过报纸，看着王爱珍所指的那一栏广告。在“诚聘女侍”四个大号黑体字下面用四号铅字印着：

沪上首家高尚娱乐场所世界总会已获法兰西租界公董局批准注册将择吉开张，拟延聘女性侍应多名。凡品行端正，容貌秀丽，芳龄在二十以下之女郎均可报名应聘，一经录用，薪遇从优，膳食服装均由总会供应。品行端庄服务优良者尤多擢升及加薪机会。

下面便是报名的地点和日期等。

陈水娟看罢，神情淡然地问：“这就是你说的好消息？”

“怎么不是！”王爱珍说道，“你不想想吗，现在要找个职业有多难，有的大学毕业生还在马路上告地状呢！更不用说我们这些只念到初中的了。是男人家，有力气的还可以去扛大包，没力气可以去当学徒，可我们能干些什么呢？连只纱厂的饭碗也找不到，难道就一直耽在家里吃爹娘的！现在不正是个好机会吗？”

陈水娟指着缝纫机说：“可我在这里也并没有白吃他们的。”

王爱珍抓起陈水娟刚绣好的一只枕套使劲扔到一边说道：“算了吧，这五分钱绣一只的玩意儿，一天能挣多少？就算拼死拼活挣出一口饭，这一辈子哪有出头的日子？”

陈水娟似乎有些心动，拿起报纸再看了一遍，有些犹疑地说：“可这地方到底靠不靠得住，现在有些地方也都说要招女招待，可进去以后，结果都是……都是那种地方，那时候想要脱身也来不及了。”

“你说的那种事情当然是有的。”王爱珍指着广告说，“可你不仔细看看吗！上面写明着是‘高尚娱乐场所’，而且还要招品行端正的，最要紧的是经过法租界公董局批准注册的，而且还把广告登在《新闻报》上，那会是那种滑头地方吗？”

陈水娟似乎被说服了，但在再朝那块广告看了一会儿之后，还有些顾虑地说：“要真是这样，去报名应聘的人一定很多，怎么能肯定一定会录用我们呢？”

王爱珍充满自信地笑着说：“不用担心，凭你的这面孔

和身材,保险没有问题。至于我嘛,虽然面孔不及你漂亮,可冲着我这脾气性格,也会有人要我的。”



四

高青云坐的那部 1930 年型顺风牌汽车刚驶到荣培里弄堂口停下,便马上有人迎上来打开后厢门让他下车。

他钻出车厢,朝弄堂里走去,围坐在那里席棚下面几张八仙桌边玩牌和喝茶的那些人全部站起来向他招呼,有的唤他“三叔”,有的称他“高大爷”。他一面朝两边点头招呼一面朝里走去。

坐落在法租界华格臬路上的这条荣培里是金老太爷的产业,里面十多幢石库门房子里住的全是他的亲友或门徒,弄堂底处那幢半中半西式的巨厦则是他本人的住宅。

高青云走进那幢巨厦的中门,那里的门厅里也有几个人坐着在喝茶,但这些人要比弄堂口的那些高上个档次,弄堂口那些人只是些跑腿的“蟹脚”,有些甚至连跑腿的差使也轮不到,只是没事挨到这儿来沾上些边,以便回去可以向人吹牛:今天我到老太爷府上去了,他老人家对我怎么怎么的……而能在门厅里挨到个座位的则可算在徒子徒孙里面沾到些边了。

见到高青云,门厅里的那些人也一齐站起来招呼。高青云问道:“老太爷起身了没有?”

“起身了。”其中一个人回答,“刚才还传话出来问三叔来了没有呢。”